



09102

碑傳集

第十八冊
翰詹



卷四十六
之四十八

碑傳集卷四十六目錄

翰詹中之上

吳祭酒苑傳

金德嘉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寶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寶公墓誌銘

湯右曾

再檢討觀祖傳

張伯行

又再蟬菴先生傳

尹會一

惠吉士周揚小傳

鄭方坤

又惠吉士記

侍讀士奇徵君棟附見

又惠先生傳

錢大昕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誌銘

楊超會



碑傳集卷四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中之上

吳祭酒苑傳金德嘉

鱗潭祭酒之卒也余哭之有詩凡四章其卒章及於進士題名碣客以

為問余答云太學之有進士題名尙矣

世祖章皇帝開科丙戌碑亭具在厥後十有八科闕焉鱗潭昌言於朝

凡進士見官京師或子若孫在朝列者捐金伐石眾論翕然趨恐後居

亡何碑版林立矣迺按明進士自永樂至崇禎凡七十有八科惟五十

餘碑存掘諸土中得宣德庚戌成化甲辰鱗潭色喜或問故曰先少司

馬公諱甯庚戌進士先巡按御史公諱瀚甲辰進士也已而歷科氏名

盡出而永樂首科復於啟聖祠墀得之蓋有明一代之制科班班可考

矣一日獲元題名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為朶列圖

副榜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為朶列圖

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為文允中據此則知榜眼探花元代所無一為

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從六品漢人正七品

皆有正副榜鱗潭曰此亦一代典故也為文紀之嗚呼昔人集古錄以

為可與史傳正其闕繆用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然揜地土耳而今乃

發諸地下嗚呼才如鱗潭好事如鱗潭居官盡力如鱗潭方將有為於

天下而今則已矣能不悲哉踰年厥子瞻泰以所撰行述來乞余作家

傳余誼不可辭乃據狀而薈焉鱗潭姓吳名苑字曰楞香唐有左臺

御史少微者刺史歙州家焉是為歙始祖二十六傳為司馬仕仁遷歙

西之傳桂里又七傳為太學生一初是為鱗潭之大父今贈中大夫娶

鄭繼方今俱贈淑人鱗潭之父縣學生曠學者稱前僧先生方出也今

贈如子官母唐封太淑人生男子四人鱗潭其長也當明天啟時一初

肄業北雍有固安令某延致縣署縣有警帶甲登陴畫戰守城破死焉

方淑人撫九歲孤事八十老姑姑茶禦侮督孤學學成為歙名士試督

學李御史用七藝補學宮弟子第一人鱗潭自入小學輒舉止嚴恪如

成人十七入縣庠康熙丙午鄉舉第三人時前僧先生方客游羅浮歸

而寢疾明年卒鱗潭讀禮暇博極羣書通曉經國大計壬戌成進士已

而廷對策極論黃淮分合之勢畧言用淮刷黃其說始自明潘季馴而

後來治河者因之然河自宋熙甯間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

清河始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水平指陳剗切非經生家語及館選掌翰林院澤州陳公以經濟才薦改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

大典學稽古詞臣橐筆入直能者多所纂著

大清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鱗潭分纂每奏一篇總裁未嘗不稱善然亦眠食俱廢矣戊辰分校禮闈得李君斯義等十三人率知名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冬扈從謁

陵庚午奉

命主順天武鄉試得張振等百十一人辛未冬十二月陞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明年二月轉左三月陞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國子監祭酒先是前祭酒去位鱗潭尙爲檢討懸數月特三遷而授斯官既

拜

命與司業彭公會洪約慨然以振飭士習爲己任曰南陳北李遠人乎

哉

國制雍中祭酒滿洲漢官各一人司業滿洲二人漢官一人滿官尙惟教賦翻譯凡一切漢人試課不與也後稍稍授權於滿洲其滿洲助教學正之屬乘勢凌漢人至漢人爲教習俾教八旗子弟而爲之師者輒

碑傳四十六

加侮慢欲使官學中坐助教學正下鱗潭知之視事之日諸教習入謁則出席三揖之曰若等固諸生然八旗子弟師也吾不可無禮於人師

及助教學正以爭坐位爲請鱗潭曰官學教習

章皇帝所創也

聖祖豈不知諸生不應坐助教學正上顧所教者八旗子弟旗員父兄

也教習師也豈有父兄爲子弟請師而屈之下坐者乎由是教習得正

師席不廢先是大司寇翁公叔元爲祭酒建言考用貢生十人贊釋奠

禮行未久而罷而教習貢生部試聽除銜頗不均得知縣者八人州同

二人有教習琉球國子者亦下考臺省數以爲言部議格不行鱗潭乃

用教習諸生攝贊禮徐請期滿盡以知縣用八旗官學生舊止講經例

不與試鱗潭令悉糊名考課文優者數以精筆良墨激賞之由是蒸蒸

嚮學蓋委曲成就人材之意有如此又請鄉會中式八旗官學生比漢

人各省例量增其額兼請摹

御書闕里萬世師表額榜之廟中疏入

俞旨允行初八旗教習之設選子弟之秀者爲官學生使教習教之期滿授職後每試取教習奔競成風主者苦不能自主鱗潭與同官誓天

公閱得陸士璟等二十四人造請之路遂絕滿洲漢官皆大服十數年
來所未有也官祭酒脯脩毫無所取而課試則出清俸飲食諸生不闕
凡三年如一日至今歌思之顧念太淑人春秋高疏乞省覲再疏始得
歸歸而太淑人方康強亡恙以

恩例詔贈大父大母暨父母封如制郡縣存問到門往往無報謝而經
營高曾以來墓田則次第舉焉族有統宗祠舊每歲冬至一祭鱗潭謀
諸宗老置祀田增設春祭宋時有祖曰大用者濬昌場漑田田不一姓
矣而修築之役鱗潭獨任曰承先志也族子貧弗能婚者歲捐貲爲二
人婚循長幼序及之前是同考滄洲戴御史卒於邸舍鱗潭經紀其喪
爲代償責家其諸子乃得扶柩以歸大司空朱公寢疾召鱗潭至牀頭
有所屬拜受命卒庇其家事纖悉靡弗周同門王進士下世孤兒來京
師鱗潭於齊年公謙日以孤兒見於廣坐釀白金可百兩又恐不戒於
筦鑰或惡少年引爲豪宕訪得孤兒親戚召至面授之爲區畫歲可得
子錢若干緡以養其母其篤於師友之際天性然也歛人楚遊者爲余
言昔與蘇州守高蒼岩相友善蒼岩負庫金累萬家人散走鱗潭公車
道閭門徑入署清理其簿書諸員以次得完閭寇之破徽郡也羽檄旁

神傳四十六

三

午岩鎮爲兵馬要衝鱗潭率鎮人具羊酒走迓大將軍大將軍令下兵
無譁居民安堵鄉人德之徽守某以虧空繫獄法不貴鱗潭馳書廣陵
趣其弟爲捐助倡守得免於法歛令孫君以棄城落職而其初實有捍
禦功鱗潭直詣上官還令職海陵吳野人詩友也官京師夜夢野人索
棉布十丈詰朝憶夢中語寄以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郡
有紫陽書院崇祀宋考亭蓋韋齋先生讀書處鱗潭官祭酒時請
御書學達性天額事下禮部如所請其歸也鳩工新其棟楹己卯暮春
迎

鑿江山忽聞太淑人有疾過歸侍湯藥閏七月太淑人卒躡屣叫號尋
與二弟卜宅兆寢處山林精力銷耗庚辰五月暴病遂不治鱗潭與余
同事久余知其爲人近於古之狷者義所不可輒面發赤嘗數人過人
所難堪然急人之急甚於身受纏綿悱惻見乎辭今所刻北黟集是也
所居面北黟故晚節一字北黟山人

論曰歐陽文忠有言不獨賢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反顧死生
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嗚呼此余之所以撫膺而太息也雖然士大夫之
傳家以學余嘗覽莎羅堂合集及瞻淇鄉舉文字則信鱗潭身教之善

而亦知其世澤之遠矣陳文莊魯文恪皆以祭酒邀易名之典於朝廷是在後人哉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澹成先生陸公余乙丑會闈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作述非一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事皆為推服以故受

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乃寵任方殷而錫齡不永未得盡究厥施君子惜之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念昔日之交情猶昨而道範已遙心焉悼之既而公諱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必與所為狀相符台允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因為敘其事而銘之公諱肯堂字選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為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望重膠庠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諱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諱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衮字山補公也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雖未遇於時而志在世用士林咸以為法妣諱封

碑傳四十六

四

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闕凌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部授穎上學教諭未赴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閱卷畢錄前列十卷進呈

親拔第一御批曰首場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及殿試遂擢狀頭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

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君臣相款洽直如家人父子恩遇之隆前此未有也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余竊念公之文章品誼所由深結知遇者甚非無本而能然也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詞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

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學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纏纏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色養志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遇幼孤則輔之成立其待女兒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掃館迎之宗族親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蓋公志不在溫飽故隨所施而各得也嗟夫宋史稱王文正德望勳業不愧科名使天假公以年吾見正色立朝方嚴持重所爲激濁揚清維持大義公豈有讓焉何乃遽墜前夕之星俾先百花而開者獨不及調羹大用耶抑將奕奕公孤之望早已付之其子若孫歟公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鹿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鏤女六人孫男二元貞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第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然則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也後之人倘以余樸拙之言爲不欺其亦尙有考於此也夫爰爲之銘曰

碑傳四十六

五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鰲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絳綸公獨抽黼黻盛治猗歟休前途遽爾阻華駟曰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邱

實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做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饘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眾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遠大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賈公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賈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子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辨析必求至當不強為附和之詞也丁亥子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被公指授制行讀書咸有法度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盡焉傷懷蓋未嘗不歎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良齋又號遜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兌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叢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為公之父恪守家訓實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六日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為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王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覆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為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為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講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

傳四十六

六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修夫子廟宮牆為之改觀課士做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勵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為之長糾察社眾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為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畫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眾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游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信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一時朱陽之盛姬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南書房時道康公恩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

暑祁寒無倦容已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籲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

聖明委任平日銜杯酒接慙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甯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瓊璫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甯蒙謗讟不敢不畏簡書也

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鑿臨鬼神昭察矜我子孫永絕先祀作祝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撒棘得士

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

不知公者妄為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

御試 溫語褒嘉 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

公名久達 宸聰加俸金賜御書將駿駿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卻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

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處桑梓閒溫厚和

平鮮倨容厲辭而心切鄉黨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柳夫

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

所著若經書闡義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為經傳羽翼公之有

關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者淪于虛寂卑者溺于辭章

公崛起中原為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

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為已任子方謂君子之樂良友可以

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子侯兩河歲事後亦得其襄盛舉孰知

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前

卒次容莊虞膳生次容遂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

孫四紉綽續紆孫女三爰為之銘曰

峩峩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潔之漬震越鏗錡厥聲以振卓立游

夏有炳其文蔚為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嘻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貽以昌子孫公與道

與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伉伉流風餘澤可采

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泯

再檢討觀祖傳張伯行

君姓冉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入

國朝文名蔚起屢爲前輩所稱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場屋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見牙籤森列目擊心賞遂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不復爲應試計歸而發所購書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志作者之林矣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適游中牟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之業同學多速飛或以病君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眾始大服顧君浮沈公車幾三十年無幾微不平學問行詣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不苟同亦不苟異期於折衷至當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蕭山來知德者

碑傳四十六

八

姚江餘派故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以小戴記禮原自叢雜而鄭學不純貽悞甚多未經朱子訓釋終爲疑案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之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卽入告君遂巡久之事遂寢蓋以往見爲非禮也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菴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嵩陽書院宋時四大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論德耿公逸菴今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延君主講席禮辭至再書幣益恭遂赴之縣令郊迎主人授館翼日入書院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眾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頒示學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聞風踵至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壘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游巖礪薄暮而歸在嵩所爲文曰文測詩曰嵩吟學者爭爲藏弄君平日於陽明愛其文章勳業持論頗愜至是乃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五策精核尤爲安溪李公所賞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

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徧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賦詩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敦學之事既

退掌院學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

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

人皆閩修之士冀汝竟名在第二其二文則會元也秋

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勅贈君捧之而泣

曰

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療黃禮周視墓舍即爲嵩陽

之衝時耿公已下世學者寥寥君徘徊不忍去擇其才俊而成就之余

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我儀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而登封令力請

還嵩君不得已東西兩赴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路一時士子皆

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而我儀之嚮道者日益眾學問踐履益彬彬矣

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爲嚴

正然忍學者徒騰口說忘卻向裏工夫扁之筐筥未嘗示人也假滿補

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

則加速焉士大夫尤高之歸而有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

經大學士安溪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總裁

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

上諭河南冉觀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於是使者取書去君復繕

其副藏於家焉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

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愈屢發遂捐館舍戊戌十一月某日

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之早亡也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

德學使者允多士之請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

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

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卒不問也君娶梁氏邠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

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

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循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皆如

禮婚嫁三男二女豐儉適宜皆可法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沒

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絕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予
四人說行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衢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
詮道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
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有纂輯腹饋萬卷中自號蟬菴洵不誣
也被服雅素蔬水自甘苞苴罕贖不至門卽至門必委婉其詞以卻之
閩學巢寄齋嘗以事迂道訪君論學析疑流連信宿念君貧甚出兼
金爲贈固辭不受寄齋賢者又居林下謹嚴尙如此則操守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
討遭遇

右文之世侍從禁林

顧問優渥下則僚友心乎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躋公
輔以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於舉案者如賓傳經者踵美當
世士大夫亦往往稱道不絕也

又再蟬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
不及汲進取而殫情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

碑傳四十六

十

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
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儵然寂
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儀啓案此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
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

惠吉士周揚小傳

鄭方坤

惠周揚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峯先生引爲
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
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
同郡嚴思菴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鞶帨爲工
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輦下諸老爲
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
征軍需旁午馬瘡僕痛艱苦萬狀卒侘祭憂懣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
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
落邊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踴躍者
追誦前言可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啣藥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
秋蓋亦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又惠吉士記 侍讀士奇徵君棟附見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旣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

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眾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已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

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

神傳四十六

十一

諸儒之論故紀事實而論或未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

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馬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為陽蕤賓至應鍾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呂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

碑傳四十六

十一

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格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專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為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塔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字定宇一字松

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耳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人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飢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華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

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

十四

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日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萇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萇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萇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萇萌于子該萇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萇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術无經讖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衰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鄒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

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
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
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蓋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
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
地之始說文元從一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
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
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
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
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禘卦篇所
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
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
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
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
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
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

傳四十六

卦

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
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
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
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
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
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
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
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
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
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
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湖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
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
格夫然后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

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頗容春秋釋
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
行政謂之明堂行饗食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
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
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
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
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
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觀諸侯則設方
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
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
廢鄭氏知圓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
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廣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
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
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
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
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

碑傳四十六

共

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
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
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
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宋先儒之說未乃
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
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
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
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
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蒞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毫城北用
服虔本證毫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
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
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闕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
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
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
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
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

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辰之桓
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
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按桓譚
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
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
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廢信注穀梁以爲與
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
士江公按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
廟數及賻贈祕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
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
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
穀梁善于經者也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一
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
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
棣逸詩可誦百官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晉

碑傳四十六

七

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
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問辭
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
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
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
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
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
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
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
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
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馬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
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
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
書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
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

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鞠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又惠先生傳錢大昕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

神傳四十六

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馬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命留任三年粵士皆鳧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

通經者愈多其為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即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為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墻既去粵人口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

此丙午冬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鎮江城即東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

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即位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

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于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

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

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

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

苟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

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為虛

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

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

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

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

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

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

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

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

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

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

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

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不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

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日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月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爲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

神傳四十六

三

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馬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瑟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于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

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志銘

楊起曾

吾師侍讀學士惠公以乾隆四年移病告歸又二年三月考終於里第其八月孤子棟等以公與元配朱宜人合葬有日謂超曾出公之門知公行誼為最悉親奉其行狀屬銘墓惟公一生學行為海內宗仰士君子知與不知聞公名皆翕然推服無異詞者超曾親炙公二十餘年公緒言餘論見公行已立身乃知公之學非一世之學公之行實有高世之行也公承樸菴硯谿兩公之後以古學世其家自少篤志經術及官翰林公暇日手一編孜孜矻矻無須臾之間迨其晚年學益精粹著易禮春秋諸說大抵以經為綱領以傳為條目以周秦諸子為左證以兩漢諸儒為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退搜博攷極深研幾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蓋五經自周秦以後儒分為八七十子之流風未沫漢當絕續之交去古未遠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尚得其實歷漢四百餘年授受源流各有家法至東晉而其學始亡自是

碑傳四十六

字

以後舊聞放失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公獨倡絕學於數百年之後蔚然一代儒宗使雅言古訓粲然復明於世潘瀾芟餘猶足沾溉後學故曰公之學非一世之學也迹公之行其大端有四曰持品端嚴曰律身孝友曰取士公明曰居官廉勤公少儻風槩非常許與氣類遇輒傾倒見爵位而無實者夷然不屑及官

禁近侍

輦轂特立獨行絕去依附病告里居不見長吏不以書記干當事子弟應試雖故舊門生為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屬也其持品端嚴如此公善事親先意承志能曲發其歡心太宜人徐嘗抱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奉兩親之諱盡制同產兄在患力為營救不避僇仆有脊令急難之風其律身孝友如此公之視學粵東也頒行條約以通經為先務令諸生誦習五經三禮三傳校士歲餘士皆皃諫雀躍專事經書其為文章尚皇娉麗數科以來舉於鄉捷於春官者大率公拔識士論者謂文翁之化蜀郡張霸之治會稽不能絕也先是公嘗兩入禮闈一主鄉試得人最盛平日汲引士類經品題者並顯名於世公之公明洵不可及矣公素勵志節取與不苟通籍後閉門掃軌非德不交屢持文衡卻苞苴杜

請寄始終瞻然如白圭振鷺織塵不汙在粵東時又嘗懲鎗手頂替之習一日發十五人奸粵人咸詫為神明其後于役京江親自巡功袁城操表寒暑不輟公之居官可謂廉而勤矣公有高世之行又輔之以經術嘗以學問人品受知

聖祖仁皇帝兩次擢對居第一司文衡充祭告皆不由常例出自殊恩世宗憲皇帝御極復以中允超授學士官學政時又嘗以題補官員事

蒙

俞旨格外准行

今上即位仍列清班兼領著作三朝恩遇有加無已公之遭逢不可為不盛亦由公積學力行有以致之昔賈誼董仲舒為漢賢臣官不過傳相其後魏翁為丞相以誼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奉為故事後世以為美談公才侔賈董官實清華他日史官論議以品則名臣也以績則循吏也以學則儒林也名德未湮遺書具在安知後人不有引為故事而見之施行者乎嗚呼此公之所

碑傳四十六

五

時術錄一卷人海集四卷詩一卷南中集一卷采蓴集一卷歸耕集一卷

抄寫惟不曉天文樂律後遂窮究二義著交食舉隅二卷琴瑟理數考

四卷公經說皆成於晚節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大

學說一卷其立言之旨詳見行狀茲不具書公諱士奇字天牧自號半

農居士其先陝西扶風人始祖元祐自關中徙洛陽為宋儒尹焯高弟

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躡如臨安居湖州大港以直節稱生

善分為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公三八公支後七傳至倫

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公高祖百歲翁諱洪曾祖諱萬方祖諱有聲

明歲貢生考諱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累贈奉直大夫翰

林院侍讀妣徐太宜人公生有異徵考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公

生遂以文貞名名之十二歲能詩有句云柳未成陰夕照多為先輩激

賞二十一補校官弟子康熙戊子中鄉試第一己丑會試第十六殿試

二甲十六館選庶吉士丁內艱壬辰服闋授編修癸巳乙未兩次分校

禮闈己亥祭告炎帝陵舜陵庚子主湖廣省試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元

年癸卯留任四年丙午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

轉侍讀學士丁未奉旨修理鎮江城垣辛亥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乙卯

儀吉案元年丙辰此在

恩旨起廢時雍吏部帶領引見奉

旨以侍讀用丙辰補翰林院侍讀戊午告歸公生康熙十年辛亥八月
得年七十有一配朱宜人隱士諱宗昌長女少端重不妄言笑事徐太
宜人以孝聞佐公持門戶四十餘年婦道母儀宗黨以為法式先公卒
子七人繩祐棟繩祖繩傑嗣公從弟士權後皆朱宜人出繩臣周氏出
繩楠繩梁范氏出女二人長朱宜人出次范氏出撫女二人公從兄子
及甥也孫十一人承壽嗣公同產兄長子繩正後承全承輔承學承珏
承緒泰承德承對承夢咸孫女三人嫡孫承輔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奉
公柩與朱宜人合葬吳縣廿二都七圖冬字圩祖塋之次超曾獲廟公
門下聞公之窆也思得以一言報公九原因不辭諸孤之請而為之銘

公之先人文林學士數百年來公復其始才掩羣雅學富三冬哀然舉
首遂捷南宮持橐警筆從備

顧問屢秉文衡矢公矢慎校士丹徽式靡起衰彎弓識字文武從宜公
際泰運受恩

三朝班神擢對異數頻叨越例題補

碑傳四十六

至尊垂聽

特旨允行著於甲令惟公授受三世傳經元元本本公集其成公之著
述載之兼兩公之孝友百城圖象七十年至賦歸去來歲逢辰已哲人
其萎維彼哲人典型攸寄一旦騎箕後生誰倚祁祁賢儷婦德母儀紀
於彤史先公而歸厥既得卜永無近悔鑿我銘辭
國史是采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西總督印務加
二級受業門生楊超曾頓首拜撰

碑傳集卷四十七目錄

翰詹中之中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又記姜西溟遺言 方苞

周詹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張學政大受小傳 鄭方坤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鉉行狀 沈彤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沈廷芳

又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方苞

又查編修慎行小傳 鄭方坤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沈彤

又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方象如

杜吉士詔傳 華希閔

陳學士儀傳 符曾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符曾南

碑傳四十七目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翰詹中之中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

以移館中子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

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

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

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

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

肆而不醇汪蒼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

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

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

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

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恒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

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

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

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

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

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俛得俛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

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

是語甚羸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問其卷不復

發騰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尙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

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尙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

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

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尙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

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

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

子乘閒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仗助某以父子

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諸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聞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

一生姓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鑿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閒所希旣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

碑傳四十七

二

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悃悃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旣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鞏開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綰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充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甫之於秦頊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字乎哉其銘曰吾鄭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儻陳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空

又記姜西溟遺言

方卷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戌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于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

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
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
跲至今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
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
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
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
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
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
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
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驪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
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
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
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
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
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揀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
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于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

神傳四十七

葵薦於

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挂吏議遂發
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
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
而未路乃重負汚累然觀過知仁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
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
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
志之所蓄云

周詹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
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躋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
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洞其地不靈卽閒有一二軼材亦僅穿
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鄒無識
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

輦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
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披戟自成一

隊感物懷人巡簷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
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
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
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已

張學政大受小傳鄭方坤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
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弗最
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頌
東南僑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
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

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

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蓋

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
尤推絕唱眞所謂翰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
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理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

神傳四十七

四

以余所見如望溪膺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卽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閒
一爲之亦蹇輜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瓣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
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慎勿
拘墟自守也夫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鉉行狀沈形

先生諱士鉉字文升號退谷蘇州府長洲縣人相傳系出新安郡爲唐
越國公華之後其家牒斷自明初諱得者爲始祖得之八世孫廣東左
布政使諱起鳳於先生爲曾祖布政生沂州知州諱希汲沂州生鞏昌
府岷州同知諱元綱是爲顯考布政忤魏忠賢罷官以氣節聞於時沂
州鞏昌並稱能吏而鞏昌尤敏辨善決疑獄先生少穎異好讀書有才
略有作能下筆立成不加點竄與其兄武曹份右衡鈞皆以文學知名
又喜爲四方遊北入京南走廣西抵陝所至輒爲士大夫譽歎康熙二
十六年中順天副榜閱三年考授鑲黃旗教習設法以課其子弟多成
立者先是祭酒釋菜先聖廟贊禮非其人而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
人以知縣用者八州同用者二州同以缺少輒不得官先生乃言於祭
酒吳公曰聖廟禮嚴宜重贊拜之任請以教習攝考州同以知縣用則

官不濫而仕路通吳公領之後請於朝奉

俞旨於是贊拜得人而教習補官無壅滯患寔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教習三年當以知縣用未及選中丙子順天舉人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庚辰散館除編修尋入直南書房四十二年冬扈駕西安聞父卒奔喪至岷州居年餘扶榭南歸遂奉

旨

在揚州校刊全唐詩服除補官以四十六年夏赴京特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起居注未幾轉左自先生入翰林及預講幄每奏對進講獻所爲詩若文多有裨政治不徒以

閎博辨麗爲能以故

上特重其才與志頻加褒寵賜御書硯筆珍饌瓜果金帛甚厚且駸駸

欲大用之以觀其效一時知遇莫與比倫其有鞏昌之喪也

上賜以白金百兩兼命官給輿馬資俾奔喪歸榭先生至岷州而鞏昌公所遺官馬六百餘匹無接養者先生慨然曰是朝廷馬也其可坐觀遂留與其兄弟出私財牧養蕃息及領馬官至乃扶榭歸初洮岷道黃志璋欲丈量青山加賦鞏昌公力格其議連被侵冤用是發憤卒後志璋復愆怒臨鞏布政使將行於所轄四府先生聞痛哭力陳不可狀事

神傳四十七

五

竟得寢又疊藏橋者鞏昌公所建也歷十年矣會夏水暴至橋齧民沒

馬死者眾先生卽倡議捐金錢建橋如故岷州人咸德之四十七年以

丁繼母憂去官遂不復補閒居無事卜宅於京師之日南坊疏泉種樹

日賦詩著文臨古書法於其閒以自娛其爲文喜談吏事有所見輒反

覆論議曉告當事冀得用其言而澤及於民爲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

分閒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以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卒

於日南坊第享年六十有六先生事兄如其父待朋友親戚如其兄弟

後進之有文行者稱道弗倦雖貧困未嘗以非義干人人以急告必曲

爲之盡故其生也則莫不感旣卒也則皆惻然以傷先生所撰書其奉

敕纂修者全唐詩外有皇輿全覽陝西省志若干卷自編進呈者有長

安宮殿考二十卷私輯者有近光集二十八卷四六金桴十二卷瘞鶴

銘考一卷行世全秦藝文志若干卷三秦紀聞若干卷華嶽志六卷玉

堂掌故若干卷元和郡縣志補闕六卷近光餘集若干卷賦體麗則若

千卷皆藏於家其自著秋泉居士集若干卷亦家藏未刻配某氏某人

女繼配某氏某人女子二人連萼山東沂州費縣知縣連芳國子監生

沂州公與先曾祖同舉於鄉最相善其後以女妻鞏昌公未昏而歿於

兩家世好先生固余父行也今連萼又與余善出其所條三件請狀於余以丐當代大人先生之銘余不敢辭謹撰次如左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长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爲南北兩詩伯如畫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鑿指麾羣雅狎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稟陡健一洗吳音嘽緩蓋以昌黎爲的而汎濫于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郇公廚飲食之香錯雜不飯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盪而出駭姿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未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蹟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

碑傳四十七

六

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彼也纂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沈廷芳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先生查氏諱慎行字悔餘初名嗣璋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查氏海甯望族六世祖秉彝明嘉靖進士官給事中以劾嚴嵩父子廷杖謫邊終順天府府尹事載明史高祖志文明某府同知曾祖允揆明贈武庫司主事祖大緯明武庫司主事

皇贈禮部侍郎父崧繼明縣學生

皇贈禮部侍郎自武庫以下三世皆負才未顯于時先生爲贈公長子幼不令習科舉業故得肆力于經史百家從黃徵君宗羲遊長行四方至金陵作爲歌詩傳詠人口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吳三桂餘孽未殄豺虎塞途決機命將轉戰崖箐間凡兵謀先生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士咸以國士禮之常過齊魯梁宋渡洞庭涉彭蠡登匡廬之嶺所至聲望益起更湖大江造田間錢先生秉鐙講論以是詩日富而益奇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越九年方赴公車

聖祖詔選者儒備顧問用宰執薦

召入南書房恩遇特重明年成進士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職先生入館甫四月

特除編修扈從塞外者三凡歲時風土人物悉紀以詩每經進輒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戴白題偕諸臣侍左右

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卽撤御饌以賜恩賚有加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

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釁焉遂告歸羣公留之不可饋之贖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興未衰復南

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辜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

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

國恩痛家難歸卽臥病以雍正五年八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橐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渾灑文章麗則而尤工于詩滙韓白蘇陸之長以發孺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

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詞二卷已行于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隨獵日記人海記廬山紀遊得樹樓雜

鈔各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恂昌祈昌禧

昌岐昌禔皆世其家學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爲警欵聞見頗悉既請子方子銘其墓而其厯官行事之

槩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又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方苞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

口先生口口深於詩卽浙江繫舟縱陽造謁講問逾時而歸口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

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欵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慎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

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監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彌於詩

又查編修慎行小傳鄭方坤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甯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

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

碑傳四十七

八

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卽杖策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

受特達之知召入內廷供奉比歲

西巡廣歌載筆凡幽岨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駭目悉于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

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賜放歸田里蓋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苑之長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抔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

無二所注蘇詩挾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聞事惜未
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尙書其人者乎將旦
暮遇之矣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沈彤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肥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門先
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
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
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
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
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蹟
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
遂

碑傳四十七

九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
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弘先輩
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學者窮六經翫五
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
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
已任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
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
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
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
首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起闕仍直武英殿明年

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卽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間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稟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鑄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

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特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著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僞是非密疎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

碑傳四十七

十

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命卽鍍板會

上崩未殯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蹤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弄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寢多戊午己未閒史

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前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

又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方象如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

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試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郵益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旣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稜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尙書公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卽爲之氣息蕪然而他日點勘場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嗾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旣僂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尙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

紳傳四十七

十一

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入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

君一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尤臭味然吹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

旨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旣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間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庭始

授翰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卽從迎

駕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諆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卻吳縣令餽金一札稟并呈之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遣內侍齋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銀鑄疊累在其頭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譎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

兒乃有此人既出獄直

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問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瘁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閱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盪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慎斯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壓鄴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緞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振觸語悉付一炬成焦土云喜譚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藁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意帖几上不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弄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句集註錄其板貯禁中俟頒也情行孝弟事後

碑傳四十七

十一

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肥瞻先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既窆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諷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之詩曰

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候聽先生之初晉如而摧如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俞俾禮堂定畫一落千丈推墮兮泥濘終遇雨以說孤蘇而復上將利有攸往匪辰匪已遽呼兮起起潤餘名于枯骨丹旒徒倚榮光在蒿里嗚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誠兮子史翔集蘭絲半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嗚呼先生安此幽宅

杜吉士詔傳華希開

蓉湖詞隱者故翰林杜君自號也君初以詞受知

聖祖仁皇帝召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方輿路程詞譜辛卯舉京兆壬辰

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散館改進士教習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父芳有孝行仁施鄉黨羣稱杜善人君繼之汲汲行義不顧產之耗而尤篤於一本及故舊兄詩以豪傾其貲君密請于父悉已所贏者以父命益之前後所益埒於初授之產兄歿復割田百五十畝畀諸姪有姊適虞貧而天姊之夫臨歿以繼室之女託君君娶爲季子婦師施晁失明贍以田歿無子君召其宗人爲立後仍以田贍之鄉試出三原楊瑛森門楊廉吏也歿京邸自含殮至還里費咸出自君又親哭拜其墓樹之碑石乃去有故人託君名納賄眾爲不平君曰吾無其寔而居其名何害其厚德如此碧山吟社者明成弘時十老遺蹟也集同人清尊聯吟嗣其逸響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君飲寔不能三升招飲者雖矮簷曲牖未嘗不赴必盡歡座客不計雅俗家貧南郭門右小橋流水田塍縱橫君時策杖行吟其間與田夫野老相諧笑童稚望見杜老驩迎先後至不可舉武道士榮蓮上人妙復俱能詩君引與酬倡寫九峯三逸圖榮貌古妙道癯君豐秀傳之吳下以爲盛

碑傳四十七

三

事胸中無城府不飭邊幅與人交無少長貴賤一以天和故狡變者狠戾者遇君輒自失生平無驕言怠色遇高年碩德執後進禮維謹少而才者道揚以成其名聞談人過輒以他語亂之喜以言贈人見博塞葉子戲必規之送宦遊者必曰當臣臨事宜放寬一步語富人宜種德子孫遇歎歲嘗徒步徧乞其粟糜道殍亦無忤者以君眞意有以動之也事闢綱常得失語或至面赭色變親鄰有屈不伸如疾痛在躬大吏以利弊諮詢未嘗不竭情告嘗斥巨尉之貪劣者弭冒荒之議之害民者戢驛巧之害農船者息兄弟之爭財者林居二十年而善良蒙庇特多性嗜山水服闋後北登終南太華南訪天台武夷西至廬阜東嘗七十二泉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丙辰夏嵇文敏公總制兩浙薦君博學鴻詞君往辭不獲猶留西湖泛月賦詩五日夕而歸歸二日病病十日卒卒前一日余視之君猶玩瓶荷吸稻花湯以爲馨可愛無他苦君名詔字紫綸晚年坐臥半樓學者或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詩六卷文六卷詞二卷雲川者

聖祖親書程明道詩一章賜君君取首尾字顏其讀書之閣也世系子姓生卒月日詳楊編修繩武墓誌

贊曰君才盛世長侍從也中年肥遯無賢愚皆惜之晚徵鴻博命下而君死矣悲夫君嘗自評詩勝文詞勝詩故號詞隱其寔人更勝詞從君遊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鄙吝之於何往也笑語退而油然有餘味如飲醇醪古之人有黃叔度者君其庶幾哉抑溫柔敦厚詩教也君得之性故其詩也其詞也其人也傳則俱傳矣

陳學士儀傳符曾

公諱儀姓陳氏字子翮一吾其別號也先世自山西洪洞之小興州徙居順天文安縣祖怙以兄少司農協廕授官父良瑛襲廕爲京職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同里先輩交口稱之中康熙庚午科鄉試屢蹶公車肆力於古文辭益講求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而以畿輔河道尤關桑梓利害凡桑乾沽白漳衛滹沱諸水之脈絡貫注及遷徙壅決之由疏濬濬導之法若燭照數計乙未成進士改庶常相國高安朱文端公亟賞其文嘗從容與論經濟益奇之授編修預修

三朝國史雍正三年畿輔大水諸河泛溢壤民田廬無算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命怡賢親王偕朱文端公相度濬治王欲得善

碑傳四十七

十四

治河者與俱而難其人文端公以公對王延見於直廬訪以治河所宜先公對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之尾閘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低牾洄旋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手畫曰陳洞中機宜王稱善久之四年春隨王行視畿

內水利時文端公以憂南歸敕令屢奏皆出公手王雅重公

上念公治水勞命以待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陸庶子五年王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公領天津局文安大城堤工皆隸焉自河決後文安大城形如釜底積潦不消是秋復大水夾堤內外皆亘浸波衝浪嚙勢將不支公購荻蔣十餘萬束立表下權以禦險要堤固民工也公言於王奏請發帑金數萬爲民興修用以代賑隄遂完固至今賴之南運長屯堤地隸靜海不過數武吏舞法歲調發霸州文安大城民協修百里襄糧疲於奔命公除其籍民以爲便公既深悉河道源流且急病任勞畿輔七十餘河疏故浚新公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

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公實兼之時善來營西有水怪窟焉積岸數十丈隨築輒壞至於再四公投牒河神期以三日必徙是夕雷電大作怪徙去堤乃成八年陞侍講學士廷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

命公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觀察使公營田於天津做明汪司農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通河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負山帶水湧地成泉多沮洳之區公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公卽草疏上聞或以侵官爲疑公不顧

詔制府賑之命公董其事凡賑三十四萬七千餘口所全活甚眾十二年田園生蝻蝘億萬閭閻作聲禾苗大損公爲文禱方社田祖一夕寂然或曰死或曰徙也寶坻營田患蝗忽飛鴉啄食之立盡咸以爲公精誠所感與前驅水怪事若出一轍轉侍讀學士尋罷觀察使領史職如故公先後所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溝洫旣修歲以比登公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以充天庾其隨事立效類如此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三平生無聲色博奕

碑傳四十七

十五

之好性嗜書手不釋卷著述甚富有集十八卷季子玉友刻于閩中其未刻者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解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子夔友舉人鳳友進士韶州府知府玉友進士臺灣府知府有惠政閩人稱之

論曰曾嘗受業於公知公行事特詳公天倫篤睦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而自教授生徒所得束修羊以供二人甘旨及爲諸弟婚娶不自私一錢夫人亦紡績自給諸子冬月衣單布未嘗一問及妻子皆化之無怨色及貴祿入悉分給諸昆季歿而無餘財前史孝友獨行傳所載者不是過也豈徒文章政事之足稱哉

謹案原編有治河蠡測疏各處古河故瀆議後湖官地議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齊召南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耀曾持其兄述曾弟承曾所爲公行狀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乎公學行高卓晚折輩行忘年相與請論疾革時猶作書寄文稿屬點定嗚呼召南敢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其大者爲誌公諱椿字農先世爲武進望族今分隸陽湖贈翰

林修撰諱某公曾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修撰父諱大鶴左春坊諭德母莊恭人有七子皆以文著公行第三稟奇質母自教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師與二弟從同邑蔣弱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歎賞之姜曰此太史公文也年未二十即以古文名天下性耻干謁游揚益鍵戶博通載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艱歸戊戌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勤職冠同列雍正初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

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察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者二密免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

特召還修明鑑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晉封中議大夫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至性過人行已朴誠剛正

守古矩度一跬步語笑不苟自奉清約與朋友擇而後交終始不變德

行巽然最爲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尚書江陰楊文定所重生平無

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爲文章自娛臨川李公穆堂桐城方公望溪于

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惟其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

陽士林奉爲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取趙君然乙等

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眾謂公仕當大顯特以著作高館局未

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論過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弗

有明一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贗稿長編與一統志稽古錄水經

注廣釋古今類纂毘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家晚坐一室窮諸經手

披口誦著古周易尚書定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多創解諸

子勸少林公曰我年視衛武作懿戒時尙遠矣敢自意乎自刪訂孟隣

室集二十六卷郵寄同里蔣東委先生商推歲至再三易簣時見架有

賜書曰我不敢以萎軀褻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學力行自幼至

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厭不倦如公世有幾人公書室必揭二

語爲箴曰從孝弟著力以聖賢爲師此可以見公之志矣配沈淑人閻

德完粹先三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述曾以一

碑傳四十七

甲二名進士歷翰林侍讀次耀曾四川成都縣丞次承曾戶部廣西司
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蔣植孫五曰仁元曰仁魯曰仁堅曰仁均皆太
學生曰仁基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某鄉某山之
原銘曰
毘陵之楊系本宏農於前有光聞望顯融翰林四世可比三公立德立
言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我銘幽宮以垂永久

碑傳集卷四十八目錄

翰詹中之下

王先生懋竑傳 錢大昕

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 王箴聽

侍讀鄭公江行狀 祝世駿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誌銘 陳祖范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張洲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鄭虎文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轄布墓誌銘 朱珪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文昭墓誌銘 朱名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許宗彥

翰詹中之下

王先生懋竑傳錢大昕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為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尚書學士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為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為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斌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于經術元元本

本有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為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

碑傳四十八

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冢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會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其伏義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三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義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義八卦次序圖伏義八卦方位圖伏義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義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義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致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

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撰著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即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已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注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亾之矣

輿禮傳四十八

二

則是所亾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為祠堂已非人情子為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為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與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

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佃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止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爲遷于最長之房者必非宋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溪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

與碑傳四十八

三

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未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

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子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子中王公行狀 王箴聽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畝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劉氏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累代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爲令有惠愛在民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修公纘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爲文已驚其長老編修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修公尋卽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懼無以

碑傳四十八

四

承先志自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修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是郡縣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甯許公遂甯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率在五名以上而韓楷邑前輩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爲模楷邑前輩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閩修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強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矣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熟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顯顯帖括之工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菴家胡公武陵人寓居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櫃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益得擴所未聞而以違離太孺人往來頻頻隔閏時日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畫川喬公爲邑先達操

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
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劘寒暑
無所閒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爲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
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逞奇府君蘊畜閎
深益自斂藏恥爲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
陵闔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閒會宜興禮執儲公同與
謙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
者以爲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迺適無所合守其
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己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
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者感厲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
王公俱極歎賞實第十榜發人咸爲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博太孺人
一笑以爲歡而追思編修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
是科韓城張公主壇玷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
樓村公官京師聲望籍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爲言府
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王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
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極之守豈

神傳四十八

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見朋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
之矣生平媿作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於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
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
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
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崛起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
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甯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
楚中鄒公俱極歎賞實第十一榜發眾咸以爲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
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
浩然略無所事矣迺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
不送門簾曰余非以爲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
奪囑某中書於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變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
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
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名
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爲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
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
肯不送門簾矣仁和公亦爲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曰余生平過誤亦

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菴先生有言人只羨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

暢春苑引見府君奏會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奏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鬚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先後薦三人俱準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鬪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為天地間留此一脈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憾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人知其不可矣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為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推謹一切躬親之益

碑傳四十八

六

幾不復有人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甯公曰是

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

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日蒞任已逾限例

將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荷

盛意感甚但初為師長於此而即與書役輩共為欺蔽犯古人追改日

月塗繁文字之戒甯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領之初至凡呈稟

概卻不收屬邑懷甯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為移回誓不於此

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

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為批駁進

見時懇懇為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亦眾講論不

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為職業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

細事余敢憚勞哉府君歎皖地士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論箴聽等曰

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

云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近日一號為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

之談亦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行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踴躍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曾白於太守急加葺理廣招學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未周一載而

世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聞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觀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

請於中丞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尙可辭君爲官安可以辭

亦無人敢爲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

出盤費備舟楫令迂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侍養府君乃由王家

營旱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乾清門祇候遇隆冢宰或云例當跪府君以在宮門不

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褒嘉備至奉

旨授翰林院編修著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卑冗末秩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爲難而處至近之地局香朝夕深淵薄冰未足以喻顧

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歸必俟效力數月之後或不得

請更圖迎養當在來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

過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爲家修廷獻者不敢不竭情盡慎蝶

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

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敕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大母敕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

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三阿哥奉差出府君不往書房不得與

碑傳四十八

七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
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
如此明年甲辰

恩科順天鄉試

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闈蔡公
分禮記房府君分春秋房與昆
明王公疇五同闈相與搜羅盡力所披
識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
忡而月不見家問不知太孺人安否何
如此出闈而太孺人訃音至府
君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益重聽怔
忡之恙加劇自此始矣歸里奔
喪蒙

恩賞銀一百兩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

寵賚優渥榮賚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
感且泣抵家擗踊號慕猶如嬰
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羅不測箴聽等延
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
襄葬事適高安朱公奉

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
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

碑傳四十八

八

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增入春萬不能
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
母之變遠在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
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
服入都冒哀求仕內之無以安
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忡舊
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牀伏乞
老先生更賜裁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
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大
指與前書同并託轉致蝶園徐公桐城
張公龍翰傅公共商之遲遲至
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扶病輿
送至京師與諸公相見諸公諒
其誠委曲周全俾府君養病旅邸不接
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者半
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
典舉行桐城張公適爲掌院以

府君耳聾老疾奏得

予休致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
府君事太孺人至孝侍食必躬
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
會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
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退不退也逮太
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
君時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
至八十後迎養安慶學署每晚
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
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
箴聽箴傳先母成孺人早逝養育長成
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

人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詔入都頗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僕婢輩全不

可倚靠我每一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府君滿擬效力數月後即請歸

而太孺人不及待矣自京奔喪塗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

既歸苦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人先生之力得

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箴聽等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修公嘗以為深痛晨起必親拂

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跪至老不輟忘日必哀展墓必

哀直至捐館之年不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疏失在京數寄書

切囑箴聽等益府君之孝思纏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有如此府君少

孤事叔樓村公如編修公樓村公撫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

公與府君相友愛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

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縊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誣及公構造流言

幾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事稍為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

夫公青縣署中間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為

白其冤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讜儀封公於府君素有知

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弄唇舌儀封

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

任有政聲樓村公命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

內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完欠無從考據

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為鈎剔始得清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緝閱

亦自摘出絕不假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

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

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

連扳誣至控大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為細加研勘盡得其
情然後道清皎然之軀不受誣讟而逼死者果無所逃罪代作詳稿一
一辨晰徑覆大部其事遂定府君歎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
斷不可以為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放刑書胥占為
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君學畫之力居多而府
君泣政治民為其謀猷亦可概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
當事往來而宗族鄉黨有關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侃言之

碑傳四十八

九

邑有漁里戶以漁爲業歲辦麻膠等項後皆爲編氓而仍籍漁里麻膠等項亦改爲折色均派口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修以豺狼虺蜮之資抱谿壑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餘倍窮寒小民剝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毒害府君爲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櫃編入地丁逮令入茂修賄茂修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爲患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有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子爲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繼嗣於是爭較者曉曉不已府君再三勸諭始有成議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黏此辨爲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渰沒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闔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嫻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出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

碑傳四十八

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眾吾邑素淳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寢非其舊閭里閒率以詐力相陵暴而鬻守鬼瑣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愍然憂之嘗言爲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切磋商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爲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修儒學告成請府君爲之記府君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猷猷不忘

君之意書門符曰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閱邸報有所感觸輒哀哀爲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謙益箴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爲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爲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耳若已出仕受

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范語以爲定也歲丙辰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之而草野微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曰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爲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病益侵

欣逢

盛世蓋在疲瘵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敢爲吾兄私布之時箴傳方與薦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文字要自立規模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強者不可聽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逆料但自守不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腳跟放開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巳逢

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臯奉

命選時文汝可爲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重孫可之言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

碑傳四十八

當一以直道若以聲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而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不可不辨箴傳敬聞於方公公以爲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歲以來致書爲多己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府君手書盈帙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囑箴傳謄清彙爲一冊原彙仍珍收之蓋雖未盡見諸施行而中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爲府君甲辰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頁子書先儒論治語及兩漢循吏傳而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卽辜負

聖恩烏可不懼潔清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立規模整頓綱紀嚴密周防謹察微隱尤宜加意語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內要自不易之論近百里內饒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爲己責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爲治者當體斯意後劉君蒼巖柏爲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爲一路刑名總匯之司而中理冤濫訪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爲苛刻或流於寬縱

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爲最要也他有門生位

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受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忘惟冀年兄

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勳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是所深望也府君

耿耿惴惴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及友朋酬應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道語在京師官翰林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節不可得索家書暗拆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其無有乃慚謝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曰余幸獲一第汝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爲子矣余從來不與縣中一事今日

神傳四十八

七

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救拔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礙事相餌者斷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

禁近寄書家中黏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書未嘗受邑中一錢此闔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濶轍異日

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自約飭共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是年春鄉試

欽命江南主考爲吳李三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公爲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爲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開明爲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遇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嘗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爲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爲善作一好人顯親揚名莫過於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爲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已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

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願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盾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魯肩詔笑以言飾之者謂巧言令色甯病仁今之爲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梨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污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爲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願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爲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吁亦惑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洩洩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尙者時文此中卻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真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爲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爲小人之歸卽此是舜與蹠之分

碑傳四十人

七

卽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爲古文遐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辨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脈渾涵爲主其細碎處則不甚著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爲工四六援摺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吶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毫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直以古人爲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嫌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貪婪褻官歸爲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卻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爲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與人交輸寫心腹雖賢愚險什伯之不齊而一以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豪髮無所假借爲薦紳以公事觸忤地方有二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闈拒請託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

於禍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怒出門詬置形於言詞府君皆默聽之不與校也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櫃聚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棊閱者紛紛難指數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寒暑著述滿篋黏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歎羨以爲此景象歷來所罕覩也府君嘗謂經學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者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卽

碑傳四十八

十四

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不當牽合以爲說而象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啟蒙依倣爲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尙合修改宋元諸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鼂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據史漢儒林傳所敘以正書序衛宏序所言之僞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不信盡用師說更當博探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心以

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改竄刪削率以意爲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蓋失之不考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其爲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間有一二可疑處無從考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復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攷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略不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蕪雜爲之爬梳節目翦剔紛亂大要以注疏爲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徧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據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爲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爲按經爲斷之意通

碑傳四十八

五

鑑綱目朱子嘗欲重修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爲多晚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無媿焉而胸中所蘊畜者尙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爲學次第其略曰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卽有意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摩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

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爲晚年始悟不已矣乎主靜之說本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爲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爲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爲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

碑傳四十八

其

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有所言尤爲直截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爲證據而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訛誤尙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眞者其爲患滋大概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

碑傳四十八

七

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責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子同時已有僞者況朱子書流傳寢久豈無竄入其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判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卽以同閒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况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詞夫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閒或有爲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繫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冲本古冲爲王

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
卽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
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爲晚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卽所謂改頭換面
又所謂撥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者直自誣而誣人耳李古冲率
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卽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
並新闢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
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橐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簣前數日
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爲考異四卷俱抄就又撥論學切要語附於
後尙未盡脫橐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德
交譽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摩辦難必要於至當朱公著聖學考
略旣成甚不自信諱屬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爲絕大
關繫力促速就屬望尤至逮朱公沒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
明詳略悉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宣廣遠直
舉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置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
亦恍乎得其指歸府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孜孜之意
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爲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箴聽等乃

碑傳四十一

十一

敢刻以問世并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
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
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
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厲箴聽等請稍甯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
正恐書不成耳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曰
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廿餘日收拾書籍有
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
先世遺範勸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
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
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爲學在求放
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閭室廩廩
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摸於
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真
空虛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淫研於一
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字
可或略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

之常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沈敢言妄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
自抱一生之悔可爲後學之箴蓋絕筆也是後癯弱甚飲食減少腹脹
至午後轉劇傍晚就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脈府
君猶舉朱子服礪砂菝朮以爲言曰吾甯勿藥無服疏通之劑此其理
也吾與汝輩多團圓數日了父慈子孝光景足矣尙何求乎拱坐以聽
天命吾今之謂矣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
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曰君淮海完人也
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既夕諭箴聽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
候牀側見府君熟寢私幸謂無患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苦
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明命箴聽等扶至書
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念

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斟酌用輕
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
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爲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執行徐步顧
而曰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牀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體整冠衣恬
然而逝嗚呼痛哉男箴聽謹狀

侍讀鄭公江行狀 杭世駿 碑傳四十八 九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爲
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
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時卽知以海參
屬對山藥九歲學爲詩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
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

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
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華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
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居父憂未嘗一飾竿牘干當事時高安
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賞逮公服闋方補卽薦校
順天鄉試徐尙書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
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
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
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
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第以去錢唐龔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
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

恪公奏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眾獨公與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爲多王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城相國薦公能爲古文

引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爲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

左對卽

命公往蓋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闕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歎試歸

恩命復使視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真雅正之文爲正鵠險詭者概從斥落風習爲之一變嘗謂入泮爲士子進身之始前茅廩餼所關敢不盡心乎檄州縣以廩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爲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折

碑傳四十八

子

之患遇有案牘尤留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孀之武生已廉其實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婚盱眙袁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擔代銀兩與制府有私親檄州牧視其衿公捐俸率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賂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爲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爲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視一生公不答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謗公受兆賓賄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陳家因欲出樊氏公檄至而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蒞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進不倦陶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特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闕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

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苦卑濕一雨

則堂室皆水苔惜惜生榻上公入坐蒸濕中迨反

命冒暑載馳熱雨蒸爍居一年足遂不良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

留公且欲借修書為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

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

尤邃於經謂春秋為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

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碑

述晚集諸家之說為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第為胡氏諍臣也

又為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十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六卷明

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

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

破碎鬼瑣之習已刻筠谷詩鈔七卷余嘗承公命為之序未刻者有書

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醒

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

佟家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唾其迂已而佟敗友人獲交

于年太保為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方侍郎薦公於果邱

公力辭西林相國會薦公肇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

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雋

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為巨人

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為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

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未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

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之狷特令執經余門公既彌留而之種會試

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為荒廢頹落之人

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疽發

於頸血氣漸耗屢下不止疾既亟尚索紙作買棺寫真二詩比至屬纊

神明不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

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敕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

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子三長即之紳乾隆

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為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

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己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紳將葬

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匍匐稽顙件繫行事句

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閒席次引杯刻燭爲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宋五子書窮日夜不倦洒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母念我也即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強起修湖廣通志母卒侍父鈍最公於蘄水學署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以來至於屬纊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之學務在窮理隨事體驗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其爲教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眾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篋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爲學之指第教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爲浮靡人皆揣摩習熟不復嚮學先生以爲制義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出自爲課藝輯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

碑傳四十八

三

三年閒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已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貫穿洞達自謂生平精力盡積於此已脫稿猶手寫至再往復訂正意趣油然乾隆丙辰舉鴻博丁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哀毀骨立鈍最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親嘗不進族人貧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袍竹杖往來閭里望若神仙或與田野老煮茗道故欣然忘倦因自比於農學者遂稱濃農先生云鈍最公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生六十五卒亦無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沛乎蒼旻數字輟筆遂逝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之法而主於得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師事之見菜根精舍家傳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卽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閒幼作中秋

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鵝
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卽集中開首第一章
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
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矜旋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
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脛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
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
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
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閩一帶宗仰虞山幾
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
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
十二唐人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
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
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
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
諸經皆有譏著解匡鼎之顛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鼎
來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

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

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

計足踏省闈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

在鎖闥襄厥事贈編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
感於斯文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志銘

陳祖范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承學之士
悼喪石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屏營而心不庭葬有日孤土鰲毀
不能出其辭孫維甸乃昉來乞志銘予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禮
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稀心期猶比隣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
朽立言爲其次然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于堯舜立言非卽立功乎
善言德行者加于善爲說辭一等維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立
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爲箋爲故爲註爲疏遞相述以闡其
義者也而大明備于朱子自時厥後舍朱子莫宗矣顧傳習眾而朱子
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有晦若稽田稷鋤相尋于其上如魚鱗終不免
有一種之倖留一苗之誤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

制義應舉固已志於宗經載道先民是程而所言披出乎等夷及晚遇
遄歸無事功可以自效退而理故業維風尙爲後學開路指迷知所嚮
方以助

國家蒸髦育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教授于鄉之義于是有時文
諸選之刻抑又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邁道源別裁文章之偽體尤當
昭揭經傳之指歸于是乎有朱子本義匯參之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
抉經之心擘傳之脈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
之故冊而明道解惑之要刪也旣歿而其言立可以祀于警宗者其不
在是與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近己山學者稱己山先生遠祖宋龍圖
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卓行潛德以迄于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
生居長幼穎異爲從祖明經公諱錫祉器以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
明經公宿學也齋文就正者接踵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喜曰兒
異時必以文術鳴俄而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
自韜晦故久而後遇康熙甲午舉于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十
矣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後孝隆
本生篤愛諸弟睦姻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義焉表高蘇生之

碑傳四十八

四

作于塵埋蠹蝕中士林稱己馬希風者遍天下而交不稍濫也家雖貧
而慎于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事而桑梓間利病則言於當事助興除
也掌教書院一遵鹿洞遺規訓迪子孫大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競虛
聲也暮年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
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夫銘曰
閒閒小言殉華絕根織織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曾莫尋討有偉一
人著述等身簪筆告備質我聖真歸于其邱永勒貞珉

張洲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景烈字孟揚一字競若別號西峯學者稱西峯先生世
爲武功卽封里人高祖諱繼元有隱德曾祖諱國良爲縣學生早卒曾
祖妣李氏矢節撫遺孤極歷艱辛祖諱起相祖妣張氏考樸齋公諱鎮
例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劉氏例封太孺人有四子先生其長也幼
奇穎讀書沈思善悟不爲口耳之學爲文英氣勃勃不可遏抑年十八
受知督學太倉王公入縣學爲諸生旋食廩餼名鬱鬱起居樸齋公憂
三年不出戶外服闋應雍正十三年乙卯陝西布政司試同考官得先
生文嗟嘆異之稱爲解元呈正考官金壇于公辰于公且閱且喜贊曰

真名解元真名解元同考呈薦于公稱許時俱未商及其副副者因恚甚急取其文揮之謂此六七十歲老生解元得年少秀出者可望登進士官翰林爲一榜光輝何用此老生爲不得已遂置第二榜發先生入謁年方壯體貌魁偉局度端凝進止安詳既坐于公手指先生面其副曰此所謂六七十歲老生者也副者默然徐曰悔何及矣明年爲乾隆元年

詔所在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授令長官蒲坂崔公紀撫陝右軍於是舉先生以應先生以未舉進士不欲赴是時已由

恩科明通榜選商州學正辭於公曰願爲學正官公曰令長例不得應會試從子所志爲學正可矣因爲奏請以六品冠帶爲學正官先生爲商州學正廉以持己勤以教士月課弟子員無故不至者必加懲儆至者具飲食以待爲講明義理訓誡開示之商州人士競相勸勉興於學皆以爲耳目所聞見數十年廣文官無有如孫先生者人人稱頌之至今不忘先生每日教官爲學校所由興廢而人厨穴視之而居是官者亦遂莫能自振奮舉其職此甚非也故其所坐齋禱見在主祭官灌獻秋祭上丁有事廟中者行禮拜跪俱用常所坐齋禱見在主祭官灌獻

神傳四十八

五

分獻卽命僮奴挈以進往來交錯走東西轉移先生議曰大成殿何地豈廝役可得登陟宜多設疆稔神位前鋪定埃行禮拜跪毋輕動移州牧官勉從所議而心滋不悅州牧姓王氏治商無狀不理於士人之口而先生爲學正甚得士心因心忌之督學長白嵩公歲試商屬王牧提調試事見公屢言孫學正文如牛鬼蛇神商士爭效之大爲士習害不可爲學正欲借嵩公黜去之是歲爲乾隆四年己未會試期先生成進士邸報已至督學而州牧尙未知也且日進見欲有所言嵩公逆知其意笑曰爾所云牛鬼蛇神者已成進士矣王牧語塞自是不復有言先生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崔公方官國子祭酒欣然曰有志者事竟成不誣也于公在朝遇先生揚言於眾曰果今登進士官翰林矣惜不使郭君見之郭君者乙卯陝西副考者也則既卒矣故云先生在館相國尹文端公於時以尙書爲館師同年在館清溪官公並祭酒崔公皆善言理學與先生相爲切劘先生研窮性理近思錄諸書而於館課體特疏散館後益又疏焉明年值

御試不應格以原官休致歸家囊橐蕭然至日一食晏如也相國陳文恭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關中聘主書院講席值文端公亦以尙書右都

御史總督軍務官公以沈馬提督學政皆來陝西名德碩儒翕然聚會相與詳說發明爲學之指由是關中人士益競相勸勉興於學卽如其在商州而教澤宏遠矣文恭公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先生辭之甚力後以不合例爲部議所格然識者謂公所舉爲得人撫軍鎮洋畢公學使海甯徐公過武功必造廬相見論說良久乃罷凡係朝官好爲學問窮道理出使秦蜀者經其地無不論識面與否莫不造廬請謁敬禮有加先生爲學以求仁爲要領以主敬爲工夫以小學一書爲入德之基期爲切實近裏深惡標榜聲氣之習嘗曰古之學者爲己而已標榜聲氣則爲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爲乎在關中書院師道自爲嚴而有法誨人汲汲孜孜卽於經義中講求實用合經義治事爲一其後主講蘭山書院亦如之先後執經者無慮數百人膺科名歷仕中外類能有所設施以自表見未仕者亦俱務爲醇謹不爲非義之行故一時海內之士無不知有西峯先生者匪第關中人士已也先生事親篤孝備極色養居喪必依於禮一切時俗非禮之禮皆所絕意不爲友愛諸昆季授以經術皆能卒業故仲弟景昌中辛酉副榜季弟景熙廩膳於學以次貢成均叔弟景勳習家人業末學教誦通鑑綱目對客輒能舉

碑傳四十八

三

其一人一事始末遇疾痛一體相關如在己身少時重意氣慕古俠士風後乃潛心理學其經濟才猷剛方節概略見於其爲學正時惜未究其用然於講習傳授間曲成造就則其所以及人者甯有既乎生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四書講義關中書院課解蘭山書院課解西麓山房存稿茲樹堂存稿可園草部封聞見錄邵陽縣志鄂縣志若干種配孺人楊氏同里文學雲鶴女居貧守約躬親井臼時時操作無少懈奉翁姑惟謹能得歡心治家有則以勤儉率先諸弟卽以教誨其子婦故與先生同志白首偕老相得無間言先二年卒先生爲文以哭之孺人生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三男子二人變貢生娶高氏扶風貢生邠州訓導大德女巒廩生嗣景勳娶徐氏同邑庠生養初女女子三人一適縣學生焦君繼先子潏一適乾州舉人甯州學正梁君克繩子諸生瑄一適洲再從兄貢生瀚子諸生廷蘭其適焦潏張廷蘭者皆先卒孫男子三人奕坦奕塏奕瑛孫女兆至是將啟窆合焉州以里人從先生遊且久故知先生爲詳因頗撮

敘其生平事行暨論學綱領次第著於篇惟同門友官清華文譽重盛者採擇潤色爲銘壙中石或表墓道並撥拾其遺文未粹者刊布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一日門人同邑張洲謹述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剪虎文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六叔六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六及見叔六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之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六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觀示後學叔六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六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

君姓邵氏名齊燾字苟慈叔六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間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

碑傳四十八

老

貢生庸齋贈儒林郎庸齋生君祖附貢生莊菴莊菴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閒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閒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楨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奮有聞於時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洗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闈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爲邵體君聞之不以爲忤也君既入詞館明年

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柏梁聯句與馬尋獻

東巡頌原道數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君冲澹不省揣合相淪淪爲嘔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耽閒喜自弛置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鬪煽輿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

厚貧者成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貴雄者世故誤指君
為富人顧獨乘羸車攝敝衣冠傲然出眾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
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
分校者再兩遇

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
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
述益肆以醇間遇

國家慶典臯廣禹謨鎗洋

廟堂假羽飾喙頡輝鸞鳳郵書屬草者使填於門負鼈蟠螭銘宮揭阡
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清蹕南巡有

詔徵在籍詞臣集試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
邵厚曷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
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清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
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凡臥者嚴冬喜脫履擁爐
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

碑傳四十八

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公旋師禮成坐朝

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
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愠色卽愠未嘗出聲
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嘗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土有哀之若父母者
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為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
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鰲貢生皆
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高行
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孫通奉大
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蕃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
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
鯤孫男廣鏃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
德余壻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囿噉噉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古誰不然而克以
有於萬年維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韜布墓誌銘 朱珪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涓告于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恒然其

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于石珪不可辭
先生姓佟氏諱圖鞞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甯夏駐
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
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
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
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嚮用矣遽引疾乞休

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
橋于宅之南闢地數畝藝穀灌蔬曰漫圃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
魚臺隱土山而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于是閒有
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選其眞于釋道兩家
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
以似續爲念旣而屏嗜欲與妻蔡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墻
築菴于其左曰我將終于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
上開千叟宴于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
賜御製詩如意筇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
駕木蘭八月朔及朏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旣望謂家人

碑傳四十八

完

曰吾欲暫舍于郊旣出口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于昆弟其妻來問
疾趣之歸曰無溷我命築茅屋于菴後旣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敲二
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纊焉
諸人遙候于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
定力庶幾涅槃者生于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于乾隆乙巳年
八月晦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
靜淡泊殆於覆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
孔取不爲孟思已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呼先
生爾已反其眞而我猶嗜醜兮噫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文弼墓誌銘失名

公諱文弼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
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
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
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
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尙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廣東正
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
繼母張太蒸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
在中書十年及在尙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
孳孳無怠早味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鬪鬪無置茗盃處日
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
稍問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
說必謹錄一策之間分別迳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
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

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

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
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
祓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
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
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覬正積非

澤傳四十八

辛

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挈摩歲月衣被將來昌黎子
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公治經有不
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
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
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錯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
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錯更多矣後人必比而同之則
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鉅錯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
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
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
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
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貽武謀皆太學生慶貽踵公沒
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甯府知府李堯
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燦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
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有依助其家待
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
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

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然歸於其宮神理係其書可讀其澤延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宗彥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謙竝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諱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冲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竝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芻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旣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筆楚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

碑傳四十八

至

七年

恩科會試復下第

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奏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多宿齒文率枯遂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

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旣澹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

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遵義亦奉

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無疾夜戒僕人戊夜起當早朝天將曙乃未寤褰帳視之已薨矣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已失咸爲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浙大吏夙與文莊不協百方撝公公屹然不爲動卒莫能得公過二十五年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

駕次

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詔公

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逸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

丁卯科浙撫清安奏公宜重宴鹿鳴奉

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冥者皆止加品銜惟公獨

具官蓋公耆德清望聞於

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以助

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

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囁嚅不敢言蔽于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沉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緩急拯濟

碑傳四十八

三

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營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迂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謙客皆足爲居家法顧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其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公與少司空趨尙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歎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皆公爲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倦倦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稟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人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勤於持家性尤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起立俟之公或

留容共飯倉卒間饌營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筵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卽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卽公少作初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夙其去眞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興孔谷園及張芭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工往往不稱公意惟陳如岡所刻謝侍郎王兵備兩墓志最得公筆法近代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工贍其後廢不復爲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卽重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倚壁杖十許枝早起于自摩拭其光可

神傳四十八

三

鑑院草常芟治無雜生者初

內庫有室貯宣德鑑歲久壓入地多損者

高廟命尙方鎔爲手鑑四文莊嘗冬日宴見

上撤所御賜之其後文莊以賜公公置几上晝夜再易壑未嘗斷火精

彩奕然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演

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舟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

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

佚不存嗣子玉繩搜輯得十之二三哀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

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

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者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

諭眾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比寓於杭嘗待公言論竊

謂公行己誠懇似司馬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

名廝役扈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

不可揜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爲家傳因次夙所

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

梗概也

梗概也

碑傳集卷四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四十八

三

09102

